

左氏討目錄

天王賜惠公仲子

楚武王伐隨

楚文王伐鄧

齊侯伐楚

晉文公過秦

統朝贈策

匡慶用蒲圃之標

夙沙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骼輔樂

以樂怡憂

秦龍氏御龍氏

脾洩之事

陽虎

衛懿公

齊桓公卒

齊桓救邢

豎牛

咎犯

管子

伋壽

秦伯任好

秦出子被弑

仲子

衛獻公復國

狐突

鼓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編方湖集卷之五
左氏詩經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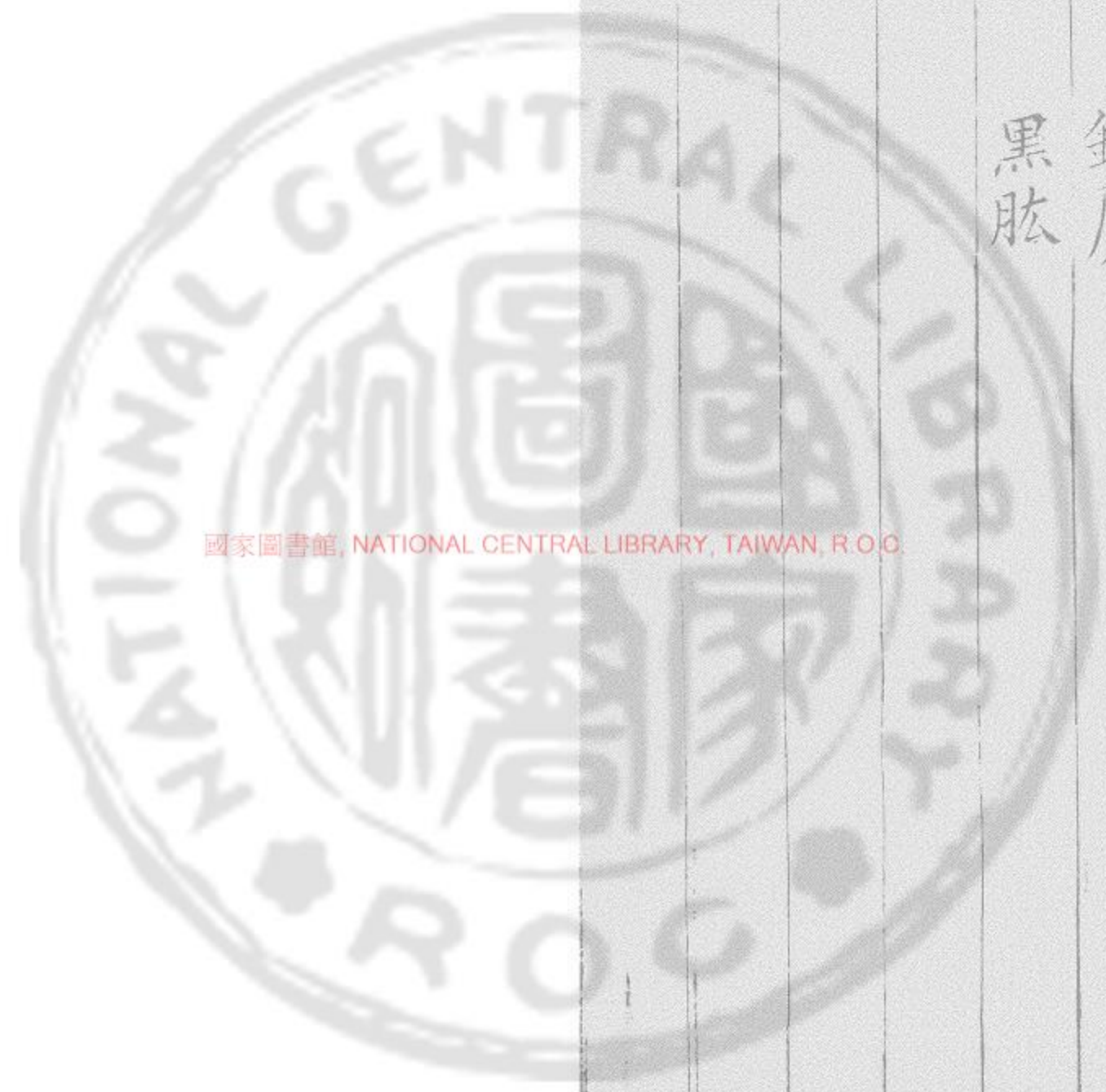
趙武

屬負茲

陽慶父

鉏麇

黑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氏討

天王賄惠公仲子

馮時可元敏著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又曰贈死不及尸甲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左氏之意以為豫凶事譏其失禮具以名之也天子七月而葬以下為譏緩而言也贈死不及尸以下為譏

豫而言也古者含賵示存恩好不以充用贈死于未殯則掩孝子之慙物弔生于方哀則傷孝子之至情及尸及哀且不可而况豫凶事乎甚言凶事不可豫也雖然以失禮于魯而名天王之使是臣可以責君矣非夫子之旨也書其事則失自見不在名也

杜氏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此以釋吊生不及哀之文而不知左氏所謂哀蓋指初喪極哀之時非以三年之內有哭泣為哀也杜氏之言抑豈無據當時春秋諸侯實不能行三年之喪素冠之詩所為作也獨引以為典禮則謬矣諒闇之語杜氏引書以為信默不言而鄭玄以為凶廬疑鄭說之為長也

楚武王伐隨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伐隨荆尸楚陳法名也子者戟也鄧曼知王祿之盡而不能沮王之行何耶除道梁澁楚臣之為竒以疑隨也蜀之楊儀反旗鳴鼓亦是法矣

楚文王伐鄧

嗟乎騅甥三子之謀迂矣楚強鄧弱文王而死於享也楚將已耶鄧殺楚子亦亡不殺亦亡殺則亡早不殺則亡遲以勢而言也以道而言殺則非義不殺則為義鄧子有人君之度矣人將不食吾餘杜氏為人所賤之釋是也或言因享毒人將致人疑則孺子語矣豈祁侯言哉

齊侯伐楚

楚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風行也古人謂行為風故曰晉中軍風於澤鄢陵之戰曰卻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論語曰風乎舞雩伯禽盼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皆指行也牛馬不並行故云不相及也或曰牝牡相誘曰風是可以言合不可以言及也四履之地征伐所及之地也在四履中國有不若王命者則方伯分治之責不容諉耳管仲對楚之詞其出入于機者乎楚之搢夏大惡也楚之僭王大逆也齊何不責而獨以苞茅

是徵昭王之舊事是問耶蓋昭王不復罪雖大而世遠苞茅不貢義雖失而物微仲知楚之未易屈服而又不可以不服故欲責之以義結之以息舉至遠之事徵至微之物可以罪之而後可以豁之也若以僭王罪以猾夏罪則義必無赦義必無盟寧不蹈觸藩之迹哉大率取威定霸要以濟事就功而非必有攘夷尊周之念此聖門羞之也嗚呼召陵之盟不曰王室是獎而曰先君之好是繼意可推矣

晉文公過秦

懷嬴奉匱沃盥為公子所揮而即稱秦晉為匹以責公子可謂有知數矣宜公子之降服而囚也公子大言於楚泮服於秦其知柔知剛者耶秦伯行非禮以強人則猶戎習也

繞朝贈策

古人送行以馬鞭助其行也秦人於士會之行而繞朝贈之以策以示任爾之行我無所憚也蓋壽餘之偽敗以誘士會秦伯安有不察者以

秦國之大而區區一人之是重其何足以服晉
故君任其去以明度臣發其情以折謀嗚呼秦
其有人矣若以策為策書則秦之百執事皆在
師中安得盡有書策而於義亦何取耶

匠慶用蒲圃之櫨

定姒之薨季文子欲薄其喪而匠慶以不成小
君之喪為不終君其義正矣及季氏命略木為
櫨而匠慶即用其所樹之六櫨嗚呼匠慶可謂
不吐剛矣季氏實有關焉薄施於君母而殘及
於國人宜匠慶之不心服也嗚呼孰謂魯之上
卿而不如一匠慶也

夙沙衛

夙沙衛齊侯所寵嬖臣也言獲者則獲者耻殿
敗者則敗者耻嗚呼古之志士何其多也曾謂
今之君子而亡俘敗帥之不若耶連大車以塞
隧而殿者緩晉師之追也

張骼輔躒

張骼輔躒見宛射犬之不下也坐之握外既食

而後食之以折其氣及其馳而不告出而不待也又喻以同乘兄弟以媿其心逮其飾過於怯也則又笑其性亟以解其罪夫以其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何其壯也而前後踞轉鼓琴雍雍遜讓有儒雅之風二子之於帥才也有餘哉能不競而後能競也宛射犬其下風乎部婁無松栢大叔之言信矣

以樂悵憂

叔向對晏子之言曰君日不悒以樂悵憂杜以悒為藏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也嗚呼君人之不可以樂也所樂有限而所憂無涯亦何利于樂也遺其憂于民而悒其憂于已亦何見其樂也彼樂其憂何悒之有苟知所悒憂斯已矣叔向是言也其使人蹶然乎不以言於晉而以言於齊其有知也猶在君子之後哉

秦龍氏御龍氏

秦龍氏御龍氏蓋古者掌馬之官也以馬稱龍
自古然矣獻子考其故而蔡墨遂以真龍對不
幾妄耶龍之為神昭昭也豈人之所得飲食焉
而以秦者即秦之而可御也將以奚用耶墨之
言云帝舜氏世有畜龍非但誣龍抑且誣舜矣
龍用于天者也非用于人者也天用之而興雲
施雨人用之而亦以興雲施雨耶聖帝明王貴
用物而斥異物龍行于天則為四靈之首是其
所貴也若能秦于人則亦遠方異物之類耳又
何貴焉而設官耶墨又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
故龍不生得說左氏者以五靈配五方王者脩
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龍至木官脩則鳳至
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
龜至信斯言也秦龍氏御龍氏水官之屬也不
識麟至而有秦麟之官鳳至而有御鳳之官否
也所謂四靈之至神感氣應游郊游沼偶一見
之豈其以為常而亦豈可得于人者苟龍可羈
鳳可箴則亦失其為龍鳳矣若夫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乘龍河漢各二之說尤為不經乘龍言以為乘也帝而賜于夏后宜莫如神禹神禹之世地平天成水官以脩其德之擾于帝也誰如之帝何不賜之龍以代其車船槳櫂之用而以賜于淫亂之孔甲耶抑禹也嗣帝舜之後為孔甲之先御龍之官豈其中廢而黃龍負舟何以舟中之人五色無主乃為生寄死歸之言以相慰也嗚呼信如蔡墨之言是水官廢于禹而禹之德不及於孔甲也聖王不作處士好為異議左氏信之而以傳疑于後是惡可翼聖經也

脾洩之事

楚昭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則已稱王矣王復而後從王焉以無將之義律之于位之罪大矣楚曾不知問而子西竟以從王自多也國之無紀其亦甚矣抑昭也懲平之致禍基於叢怨而惟姑息之是務也嗟乎鄭懷之欲弑也不罪而以為德子西之欲僭也不罪而以為功王雖偷焉以求悅而衆心終有

弗服者故由于怪子西城麋之詰也深以雲中之難自多而舉脾洩之事以重誚之曰我弗能為此逆也杜不得其意而僅釋以為有賢臣噫由于有功而伐何賢之有子西之僭也彼哉彼哉曾足以為賢臣乎哉

陽虎

季氏之不能於魯君者四世矣重以昭公之出則魯君且若芒刺焉陽虎之叛季氏也魯君主之也陽氏既敗魯君遂不敢為謀而罪歸于虎

矣若上無所主下無所輔而虎敢以季氏適蒲圍乎季孟之握權也久其衛皆力士也兩卿既合虎遂幾為執禽然而民之不與二氏者亦多矣故陽虎之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知必不追也季孟方防國人則不暇追魯人方惡季孟則不欲追不然一陪臣之逆魯何以遽赦之而使得弭節入謹也虎之言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言魯人喜虎之出也甚于虎之死也虎出則季氏尚有所憚虎死季氏且益橫矣魯人

所以利其出而不利其死也孔穎達之義云魯人喜季孫免于召死則失之矣季氏之無道也國人何喜之有季寤其弟也偏舍爵于家廟而出其他孰有喜季氏者哉

衛懿公

衛懿公之被狄難也春秋書十有二月狄入衛左氏傳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不言衛侯所以死呂氏春秋云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納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然左氏所志未有所謂弘演者熒澤之戰肝腦塗地者多矣弘演安能辨公之肝耶自殺而能出其腹實出其腹實而能納公之肝亦非常理宜左氏之不載也

齊桓公卒

左傳僖十有八年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是其亂在桓公既
死之後也呂氏春秋謂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
作亂塞公門築高牆不通人公無所得飲食蒙
衣袂而絕乎壽宮蓋以楊門之扇審如是是齊
桓被弑也春秋何獨遺其弑君之罪而書曰齊
侯小白卒耶甚矣呂氏容之妄也

齊桓救邢

春秋桓三十有二年狄伐邢閔元年五月齊人
救邢僖元年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
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左氏管仲言于齊侯請
救邢以從簡書又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據經
傳之文則狄人兩伐邢而齊桓兩合諸侯以救
之矣獨韓非子書曰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
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齊不重且
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
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

公乃弗救此其所載與左氏相反然春秋書救皆善詞也齊桓之功救邢為最非若滅譚滅遂之自私自利而已聖人既已與之而韓子指瑜為瑕掩勲為罪又以誣晉何其謬哉

豎牛

左氏叔孫豎牛有寵長使為政叔孫有子孟丙仲壬豎牛因鍾聲以讒丙叔孫使人拘而殺諸外牛又以仲壬見公而怒叔孫也逐之奔齊昭公四年十二月乙卯叔孫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正月仲壬至自齊南遺助豎牛以攻諸大夫庫之庭射目而死昭子怒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至韓非子所述則豎牛先讒仲壬叔孫怒而殺壬又讒孟丙逐出走齊居一年叔孫使人殺之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二書所志人同而事異疑左氏之有據也豈韓子未見左傳哉

咎犯

韓子文公反國至河令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

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再拜而辭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乃左氏之志則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夫以文公之賢經歷艱阻亦已多矣焉有未入列而即棄其勞勤者乎借曰心薄之獨不能忍以至于國也而顯然斥其胼胝黧黑者以示不廣又令群從之離心乎授璧投璧可也解左驂而盟則非禮矣吁左氏之見其卓越于韓子哉

管子

管子大匡篇齊使至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

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
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
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
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
死也或謂此文疑出于戰國游士之筆予觀其
記叙浮衍必非戰國以前所撰其中亦有與左
氏小異者左氏云殺子糾于生瀆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生竇魯地而大匡以為行入齊境自刎
而死夫魯人從鮑叔之請必殺糾于國召忽必
以是時俱死若行入齊境則其死緩矣非忽所
以致命也左氏以忽死而仲囚大匡以仲忽共
縛而忽死顧忽能死則必不縛忽甘縛則必不
死又鮑叔之稱夷吾於公也左氏以為管仲已
至堂阜大匡則謂鮑叔言于未召之前愚謂鮑
叔慎者也其以身使魯知不豫言也由此觀之
左氏之文尚未遠於春秋而大匡遠矣

伋壽

左氏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
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
公十一月二公子立黔牟惠公奔齊陸文裕公
曰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春秋書曰衛人立
晉魯隱公四年十有二月也是歲壬戌明年改
元厯辛巳為桓公十二年十一月而宣公告終
始終在位凡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當在
即位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
其淫宣姜也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
十九年已無餘日矣又况兄弟爭死竊旌設祖
斷非童穉可辨又按註疏家謂夷姜為宣之庶
母則是莊之衆妾矣何以稱夫人耶莊公卒而
桓公立立十六年而被弑則所謂夷姜者既已
色衰矣而首蒙宣愛與之連有子似非人理公

蓋深疑此事矣愚嘗以史託考之則無足疑也
史記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則夷姜者宣公之
正夫人也衛人之立宣也迎於邢而立之急子
之生當在未歸之前既即位始以為太子而令
右公子傳之其生壽與朔亦在即位三四年間
耳有何可疑乎烝於夷姜左氏之訛也其云宣
公之庶母則傳訛也莊公取齊女及陳女有二
夫人矣惡觀所謂夫人夷姜者耶桓公之死二
夫人猶在衛風燕燕之章可考也衛自州吁亂
後公族之屬目于君者衆矣其孰容夫以所烝
之子而為太子也夷姜之縊也以左公子之傳
壽與朔也若曰庶母則雖其淫邪亦豈能與宣
姜爭寵而與其子爭立以至于死也又太子同
母弟二人一曰黔年代惠公為君二曰昭伯則
又可証矣宣公自邢而歸也夷姜已棄而能烝
之生三子乎蓋太史公之所考者金匱石室之
書必灼然有真見而左氏之顯在西漢之末東
漢之初治經諸儒補殘飾陋失其真者衆矣寧

獨此哉

秦伯任好

左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楊南豐曰斯言過矣繆公之于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繆公之于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應邵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子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魏人哀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而東坡之論謂三子之殉君猶齊客之從田橫其說皆本于應邵夫殉葬禮之變也殉良國之疵也穆公不為也必康公為之也三子自殘之說起於後人使其果有則當時黃鳥之詩既為愛惜子車何不盛稱

其忠而但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耶詩人蓋不敢斥君而歸之于天以陰罪康公也所謂百夫之防百夫之禦此三子者皆秦穆衛士耳取勇士以重護先君之棺柩而益其凶德康公其不孝于穆乎雖然秦之殉葬武公之故也穆公之霸也攘土受胙為秦開先之主亦當立為禮法著為遺令以洗夷俗之陋而乃任嗣人之厚葬以貽其釁于數世則惡得無罪哉仲幾之對宋元公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嗚呼死生之際亦大矣而無法可乎左氏之言不為過矣

秦出子被弒

或謂春秋弒君三十六惟秦獨無篡弒之事孔子以是卜其繼周也然考秦本紀寧公卒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事在魯桓公十四年則秦於春秋時有弒君矣孔子何以不書也春秋魯國之史也他國之故赴則書不赴則不書春秋與左

氏書晉乘獨詳以魯所服事赴告不絕也秦雖強大擯於諸夏春秋僅錄其征伐之事與晉楚有連者他弗見錄非外之也以赴告多闕也左氏亦然其書魯事也無爽書他國也間有乖迕則赴告或未實耳雖然經傳之闕于秦燼者不少矣寧獨赴告之遺哉

仲子

左氏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註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娣姪媵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謂之繼室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故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然考太史公魯世家則曰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審若是是惠公之無道也左氏未嘗及或

曰為魯諱也然左氏於桓夫人哀姜之淫亂尚
不諱而何獨諱于此耶以理論之孟子既棄則
必有嗣夫人者聲子微賤故以仲子嗣焉隱桓
嫡庶之辨定于茲矣若仲子之妻也果以奪則
亦賤不足貴也即君嬖之而登為夫人國人誰
與耶隱亦豈甘心于讓耶今而國人奉之隱公
讓之知必非奪妻也恐史遷所聞之誤不若左
氏之近於理耳

衛獻公復國

左氏襄十四年孫文子攻獻公公出奔齊二十
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二
十六年甯子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角
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
孫氏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
執甯喜北宮遺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齊侯鄭伯如晉為衛侯請乃釋衛侯史記
殤公立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
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

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
誘與盟遂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夫此
一事史遷所錄與左氏抑何矛盾也然以春秋
經文考之則書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
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
侯衎復歸于衛秋晉人執衛甯喜其言與左氏
如券史遷之言疑為誤耳史以翼經也審如史
遷之言則弒君者得諉其罪叛君者得攘其功
勸懲之義蔑如矣無乃悖經哉

狐突

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
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
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
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說苑云狐突傳太子申生以國難稱疾不出太
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

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一狐突也左氏謂其死于懷公之立劉向謂其死于獻公之沒相去十有餘年夫突也於偏衣金玦之賜勸太子使行矣斯際也驪姬之讒未極而獻公之怒未甚太子可行也突太子之傅也行則與行死則與死太子而中讒也剖肝以明可也太子而雉經也殺身以謝可也不是之死而死于獻公之歿奚當哉劉氏之書失其實矣毛偃之見忌于懷公也召則父子俱死不召則宗祀猶存嗚呼突其智者也春秋之不以死事褒也左氏其得之哉

鼓社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董子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

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或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不得已而用鼓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是說于理為近然而鼓社鼓門皆以充陽非以攻之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社為母也是可攻乎地于天卑也萬物于地卑也土潦而物有傷猶母病而子不乳也為物而攻社不類于病子而責焉

趙武

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不載所謂程嬰公孫杵臼者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

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
竊謂嬰與杵臼之事皆奇節異操左氏不應有
所見聞而遺之也疑載於晉乘而未曾赴告於
魯耳太史公所志固采獲於別書其人雖不同
其事則不相悖也至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
通于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潛
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
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合二書考之趙朔
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為一時史記得
之傳聞誤合為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
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
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
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
韓厥等五人為卿已自相抵牾不足徵矣

屬負茲

春秋桓十有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
侯朔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柰

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註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也按左氏只言二公子怨惠公諸殺伋壽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不言及天子惟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與公羊之說同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也公羊之意謂天子使朔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有命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又越在于齊而止不就罪故名之爾其說必有所傳矣茲新生草也草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為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皆訓茲為年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註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耳

陽處父

左氏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

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公羊傳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語之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曰君使狄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三傳之說小有不同以愚度之左氏賈季使續簡伯殺處父為近於理夫射姑晉之貴卿豈有以一言之怒而肆然戮人于朝乎其必陰使人戕之也迨簡伯既殺夜姑始懼而逃耳民衆不悅之語公羊得矣穀梁仁者之說豈其然哉仁者而殺人以報口吾未之見也

鉏麇

左氏晉靈公患宣子驟諫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傳
趙盾趨而出靈公心忤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
者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
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
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何子之易也何子
之儉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
君矣刎頸而死公羊之所謂勇士即左氏之所
謂鉏麇也麇也承靈公之命以往殺盾疑盾之
與公為難也臣之與君為難者必多防衛必侈
服食魚飧為奉門戶寂然知其非與君為難矣
麇所以反兵也若以假寐為恭敬何恭敬之有
人臣待朝當翼翼自將而徒假寐則亦猶夫常
人耳惡足以服麇而止其賊哉此左氏之義不
如公羊也

黑肱

經文黑肱以濫來奔左氏謂邾黑肱以土地出
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懲不義其說
是也公羊通濫而賢叔術之說則無謂矣公羊

之言曰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魯
孝公幼顏淫諸媵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臣有鮑廣父
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於於是負孝公之周
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反孝公
于魯叔術竟致國于顏子夏父夏父受而中分
之不可則五分之而取其二濫邑是也按叔術
讓國在魯孝公之時去昭公十餘世矣焉有信
傳聞之語縣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肱

乎公羊之學齊學... 魯事甚茫寐而義亦
無取若左氏所志懲肆而去貪則得聖人之旨
矣

